

鳳邑夢華錄

唐 墨

之一

難得打雷了。十數個到數十個不同方位的閃電，刀斧一樣劈落在高樓間，我只能從七樓高的旅館窗外，瞥見那一瞬的白光，隔著落地窗卻始終聽不到遠方雷音響起。這是夏天要結束前，最後一場雷雨，在雨滴還沒滾落寬廣的河面之前，天空密布著很稀有罕見的陰翳；雲霧裡的貓狸潛影迷蹤、雲朵幻化的樣子像精怪盤據在城市的正上方，眈視著底下的人潮與河流，隨著時光推移，緩慢得數十年也未嘗前進半寸。牠好壞，匆匆一口咬破今年以及從前數十個關於夏天的殘影。

夏天要結束了，突如其來的熱傷風卻證明身體的溫控系統有點問題，對於冷熱竟像沒有開關節流閥一樣，熱天感冒冬天中暑，或許我對季節是鈍感的人；而母親是焦躁敏感的人，因為我高燒不退，她怕我把腦筋燒壞了，說這體溫退不下去，再燒就要變白癡了；記得小時候五個女兒玩在一起，只要一個人發燒，那時候沒有健保又怕交叉傳

染，看醫生很貴，還可能碰到蒙古大夫，外公就直接帶五個女兒一起去夜市喝蛇湯，退燒消毒兼美白護膚，比什麼都有效。父親疼女兒，疼在手心也疼到骨裡，就怕女孩子家皮粗臉黑痘子腫。要不要喝？難得來一趟，我也帶你去喝碗蛇湯好了。她忘記我是男兒，而且我們回來的任務是找回外公和老房子裡的偽文物，那些戰士授田證、勳章錦緞、沒丟光的相片。假使外公還在，他一定完全服從都更拆遷令；沒人供奉的佛像該不該遣返佛國、殘破泛黃的沙龍照片一身海軍筆挺，要如何修補才能重現外公的榮耀，讓依法行政的差人懂得尊重老上校的家園呢？攔一邊吧！去喝蛇湯，母親拖我去夜市，喝那碗記憶中可以退燒解熱、清淤消腫百利無害的蛇肉湯，消除這一頭想著土地運動的政治熱。

之二

昨天從殘垣裡檢回了伶人一條命。飛馬豫劇隊的合

照，背面簽著某某先生惠存的字樣，被霉斑蝕去了幾個字，但還認得出那是外公的名字；照片的角落有一名扮演宮娥的演員，現在已經是豫劇團的傳藝大腕、當代的梆子姑娘。拿去和舊城牆斑駁的苔痕相比，這幀照片的缺損程度顯然不足以讓它成爲古物，政府清點房子的時候，只估了地價和木頭房子的造價，而且是現在的公告地價，至於屋內的寶貝骨董都當垃圾一把怪手掃去，揮別往日的手，果斷決絕毫不留情。

我們心疼，所以趕在拆除的前一週申請返家，把老房子內承載了一段充滿沒落貴族氣息的骨董全部先收到旅館來。箱型收音機專門放送戲曲，從京劇豫劇到歌仔戲，外公臺語認不得半句，依然可以聽懂山伯英台在樓台相會，唱小旦的總共哭了十八次；收音機躺在旅館套房的床頭櫃，就是它從前在老家裡的位置，只是它無法再昂然詠起那句：「我正在城樓觀山景。」手裡拍著板眼的日子就這麼卸妝下檔，罷唱了。

其他的畫軸掛像照片，也隨著從前的位置倚在旅館的套房牆角，畫裡面的人兒望著進出搬運這些僞文物的我們，好像在呼喚著趕緊把它們都釘上牆，回歸從前的生活。老屋子彷彿活了過來，要我們重新認識它。可有點那麼不同了，一個失聯多年的人，偶然見面你還能記得和他有過的回憶，藉由雙方的描述甚至爭吵，勾勒出一段陳舊

往事的溫柔與是非；但是一棟失溫多時的房子，母親撫著牆角的照片，原來對於磚瓦木條圍起來的那個呼吸了十八年的空間，已經記不清楚很多細節了，私藏的糖果應該在床頭還是床尾？姊妹們的交換日記是在樓上還是樓下的衣櫥夾板裡？夏天的時候究竟有多熱可以不開冷氣過日子？冬天的北風透進毛玻璃窗的時候，身上大概要穿幾件衛生衣棉襪襪才保暖？就算跟其他四位姊妹討論，也沒人記得當年那間房子裡，藏著當舖倒店的金戒指，躲過窮途的賭客，連被通緝的人都差點要來借住，是外公的軍人性格，僅能容許小過錯而不願接納大逃犯，母親才失去一段聽故事的機會。

唯一記得，那位賭徒後來北上，做了立法委員，拍過電影，直到現在還活躍於螢光幕前。母親說，人家不記得了，因爲房子都拆成平地，誰還能指認他半夜推開後門倉皇逃去的身影呢？

之二

始終無語，留下滿屋子用照片畫軸隱喻的口信，旅館套房試圖要破譯老房子的密碼，夜半颼颼竊談著僞文物的來歷，不想竟讓我得了熱傷風。可能是病得很不舒服，聽到蛇就先竄出一身汗，但想到湯，放點薑絲，落點細鹽；

或者浮在碗面的清香麻油；或是沉在碗底濃濃的味噌；蒜頭半煎炸之後和雞腿一起丟入湯中；紅蔥頭與芹菜可以貼演排骨酥一場葫蘆墩春夢，和魚丸合唱淡水暮色都不成問題。吃不下白飯，又嫌老是吃番薯糜太過呆笨，光是想起湯水划著佐料大船入港駛進喉嚨，就是一件極為爽朗又順心的美事，那好像迎著河光在遊船上，舌尖被帶點鹹味的微風輕撫著。

夏天的來，和去，總是熱鬧騰騰敲鑼打鼓。而且鬧到一種新的境地，雖然不習慣連年攀升，甚至高達三十八度的高溫，可是一個夏天以來，連陽傘墨鏡也懶得攜帶，頭頂被日照搔得似乎快要發芽了。

公車穿破了傍晚的餘霞，停靠中央公園，我們匆匆下車，走上三五步路，就能隨手揮來一身汗；轉五福三路，往橋頭走去，母親說她看看整治後的愛河，所以提早下公車，聽人家說那河面上偶爾吹來涼風，回眸翹望天主堂有種奇異的外國風情。我們沿著河岸要往中正橋的方向走去，踱步愛河邊乘涼散步這樣奢侈的幸福，這是誰可以想得到的呢？從前可是掩著口鼻迅速通過，甚至不惜移居美麗河川流經的其他城市，企圖躲避與水絕緣的臭名。

記憶順著路的軌跡奔流，這裡的景色在腦海裡是很模糊的，朦朧如天上遲遲不肯摔下來的雨水；有時候卻又那樣清晰，像是雨後乍現的虹霓。這是一個床邊故事裡經

常登場的奇幻場景：說她在愛河和家教約會，因為那裡曾經人煙罕至，只是親嘴的時候有點窘迫，以為對方沒刷牙；過高雄橋騎車到旗津只要二十分鐘，吃飽了一定要拐到六合夜市再來碗蜜豆冰。還有那間傳奇般存在的蛇肉湯店依然屹立六合二路口，只是當年她逃離高雄的時候，才十八，記得招牌很新，跑馬燈流轉不休，店門口沒有別的攤販，把蛇籠全堆在人行騎樓上，充滿江湖氣派的店家。

奇幻小說取代了古典戲曲在床邊的地位，母親幻想著如果建築物能說話，那麼舊城這邊會望向新城那邊，包夾著繁華的市中心，人潮最洶湧的地段，雙城要對竄起的高樓抗議；它們對圯毀的家園，表達哀悼之意。又忍不住嘲笑眷村用破木條配上洋鬼子的紅毛土蓋房，既不美觀又難長久，拆除的命運是在一開始選料時就已經注定了。

外公不用下艦隊的日子，開車載著從小腸胃就經常發炎的她，逆著我們尋找河風的路徑，從另一端的愛河岸邊同盟一二路，順中山路晃蕩從十全開始倒數，九如八德七賢，然後停在六合夜市路口。這裡的道路星羅棋布工整規矩，單純得像是貨車司機與業務的遊樂場，更是路癡的天堂。

「你要知道，蛇這種東西喔，為什麼可以在夏天的時候出沒？因為牠是冷血動物啊！吃了冷的血，中和你腦袋裡的熱血，就可以退燒啦。」

半信將疑，這口水偏方只是拿外公的話再說一遍吧？

但就算那碗湯解不了熱也化不了毒，總能止飢填飽，喝下肚裡的紮實和溫潤，也逼出了不少汗水。急病的第二天，加上昨日的勞動，食慾和精神疲軟得很嚴重，當我吃光碗底最後一片肉的時候，回頭看看外面的街景，突然間一股暖流從腳底麻到頭頂。蛇肉湯的確有點效果，另一種層次的飢餓感湧上喉間。

喝酒的時候會不自主地想塞食物到嘴裡，大概是味蕾上的脂肪區間帶對酒精起了化學反應，不吃到很油很腥的食物如魚乾肉條絕不罷休，而且無論晚餐是否吃飽了，酒精從嘴唇淹過食道通往未知的地帶，這一層關於油脂的飢餓感就會被點燃，蔓延出不可收拾的餓火；或者是正餐才剛結束，舌尖碰到一點點甜味又會撐開胃壁，恬不知恥地再多塞兩個波士頓派下肚。

之四

「那我去我以前常吃的那攤啊，現在應該已經開了。就是鱈魚意麵啊。」

日本人習慣在土用丑之日吃鰻魚補氣，我們不用老方法計日子，總之今天星期六，夜市生意特好，意麵攤還兼賣近港的海鮮快炒，吃不慣甜乎乎的鰻魚丼，就試試酸溜帶點辣勁的鱈魚意麵。鰻魚和鱈魚功效差不了多

少，吃下那層黏膜彷彿有了堅韌剛強的生命力，暑氣差不多退一半了。

母親說，那時候還在念高中要上補習班，週末晚上都要來一盤鱈魚意麵，搬到臺北後，卻是怎麼也找不著了。不是鱈魚腥味過重，就是酸甜辣度都不足，令人氣結。和蛇湯一樣，就算到了臺北，也僅止於華西街那種吸引觀光客的刀法，把蛇釘在吊鉤上，當著路人的面剝皮去骨，片下蛇肉還一一說明哪些是膽要如何釀酒、哪些是精囊該怎麼爆炒。底下用一面淺淺的鐵鍋盛血，血滴進去的聲響叮叮然是蛇族最後的輓歌。就在炫技介紹的過程中，蛇肉不新鮮，蛇血也氧化了。

「吃東西要看時機看季節，不只是話不能亂說，東西其實也不應該亂吃的。你看，沒有吃點蛇肉鱈魚，要怎麼解毒解熱呢？還有，現在你們年輕人吃什麼炸雞排喔，那個真是不要命才會去吃的，臺灣春夏這麼溼熱，秋冬又很燥，不長滿臉痘子才怪。糟一點的是回鍋油啦，重組雞肉啊，連身體都會被吃壞。」她還說，小的時候，在外面玩要很容易中暑，外公就到中藥行抓點自己吃的氣喘藥，順帶買一瓶玻璃瓶裝的地骨露，冰在冰箱裡，玩累了就拿出來喝，雖然有股很濃的土味、草根味，根本不能算是好喝的東西，但是只要半罐，馬上從背脊一陣冰涼，耳目也會有清爽的感覺。

蛇湯店在街頭，母親記得夜市的街尾有一攤冰品攤車，賣的蜜芋頭是她和外婆賭氣不吃晚餐的時候，外公偷偷帶她到外面可以充飢又不會太貴的點心。通常外公外婆吵架的時候，外公也固定會到攤上報到，因此我可以推斷，哪些食物和點心，是真的可以退火的聖品。芋頭用文火滾，滾出一個完整的模樣；放到嘴裡卻化得了無影蹤，記憶軌帶裡的街景房屋，還有親密或疏遠的友朋們都只剩下種不可追溯的馨香。

「他們就有賣地骨露，還是冰好的放在攤車裡，然後綠豆薏仁湯、枸杞菊花茶、仙草青草茶。那個才是消暑降火氣，真正有療效有功能的，不是喝喝外帶杯茶水騙自己的舌頭喉嚨就好了。」大ml數的外帶杯茶飲，喝出了百億的商機之後，還有誰真正懂得喝茶？母親喋喋不休，買了地骨露，要我嚐一口。

之五

旋開紅色瓶蓋，透明蒸餾過的甘露才碰到嘴唇上，一股濃烈的青草氣息往鼻腔裡竄。下雨了，我說。藏在天空裡遲遲不落的水氣，終於因為這趟旅程的終點站，夜市正要璀璨的時節，文章也將近尾聲的段落上，掀起了一場猛爆的雷雨；悶在遠方的雷鳴終於鼓動，伴隨閃電和不知道

從何而來的狂風，一次次吹落攤販的帆布。燥裂的柏油路瞬間潤得像泡發後的烏參，慌忙走避的人，嘴裡喊著聽不清楚似懂非懂的語言，找不到避難的地方只能待在原地借店家的屋瓦一遮；在地的人卻是聳起肩，提著剛買到手的消夜吃食，又等老闆盛了兩碗綠豆湯；不過是天上掉下來的水，信步拐到一個彎裡，瀟灑的南都氣息瀰漫雨中。

店家的招牌被吹下來了，在瞬間暴雨淹起來的路面上漂，招牌寫著斗大的「鱈魚意麵」，還畫上了一尾黑溜溜的鱈魚，游魚得水，自在地毫不理會快炒攤夫婦追出來的脚步，一個勁兒地往前奔流。

流出了新城與舊城回憶，從雅號鳳邑的江南到譚名港埔的地段，我和母親立在騎樓旁看這一幕幕飛快消逝不屬於我們的畫面，因為演得好逼真又很流暢，關於外公的記憶已經變得淡了；被曝曬了數十年久未見天日的舊事，被迫從那間老房子裡拿出來回味，卻被夏末的雷雨泡發成疏鬆綿軟的散翅，從指尖溜走的，還有那些就學時的青春歲月，外公是如何呵護甚至偏袒女兒撒野，甜的酸的，都無影無跡。

吃了太多退火的食物，喝了太多解熱的湯，母親早已適應曾經焦躁不安的往日，用這島上順勢發展出來的納涼偏方，熬過了所有難熬。

唐 墨



• 作者簡介 •

本名林恕全。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畢業，目前就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所碩士三年級。

作品〈蔭瓜之詩〉曾獲第四屆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散文組季軍；〈剪燈廢話〉則獲國家文藝會補助短篇小說創作案；〈票根譚〉曾得到第十五輯北臺灣文學徵件出版案通過；〈蟲道之口〉榮獲第五屆蘭陽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二，民間故事〈符仔餅〉則是佳作。

• 得獎感言 •

希望讓人看到一個都市裡的古老印象，以及現在生猛的脈動；沒有一座城市可以空穴來風，那些與我母親幼年記憶相關的，其實走到每一座城市都會發生。只是這裡比較熱，追求勃發的生命力，厭棄無病的呻吟。

評語

劉克襄

從一開始，文本即已稠密的意象鋪陳過往的高雄生活，文字緊實地相連相扣，教人難以喘息。初讀時，更不易一次閱畢，惟翻讀再三，進入其展現的情境時，一層層生活的記憶便如繁花綻放了。

或許，在結構形式上，本文明顯不若其他篇章的完整，卻符合表達的主題內涵。或許，在文字掌握上，也少了鬆緩之美感，但嚴謹有料，句句不浮脫。

整體而言，它的鋪陳手法和敘述節奏，都超乎認知的散文調性，自呈一個迷人的系統。而乍看有些取巧、鬆散的結構，透過喝蛇湯的活潑串接，一個有機的城市記憶，終究是美好地放射出來。

不按正規出手，卻能出奇地展現一個城市本質的情境委實不易。本文有通過此一考驗，才能博得諸多委員的青睞。